

我想,当年细君公主在此停车驻足,回望关山,残阳下衣袂飘飘的身影,似三月里断线的风筝,蹒跚而行的足迹,是在延伸还是在缩短思念家乡的距离呢?

回望夏特古道遥远的足迹

——《车轮上的行囊》之十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我久存到昭苏夏塔大峡谷寻找古丝路车马印痕的心愿,老木、水哥他们几个也有此意,一打听,通往夏塔大峡谷的伊昭公路已封闭,只得打消这念头。直到去年夏天,我才完成这次旅行。

昭苏是新疆境内唯一没有荒漠的县,伊昭公路是新疆最美的流动风景线,是最美,不是之一。但若自驾昭苏,必须选择在六月中旬至九月底,除此之外,伊昭公路大雪封山,禁止通行。从伊宁县出发,经过察布查尔县努拉洪布拉克牧场村,汽车就驶进乌孙山谷,进入大美与惊险并存的路程。

乌孙山是古乌孙国的发祥地。由游牧民族乌孙人建立的乌孙国,在西汉时,是广义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,亦是继匈奴之后西域的最强国,统辖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广袤土地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,主要就是游说乌孙国联合抗击匈奴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汉武帝先后下嫁细君与解忧两位公主,从而有了两国长达六十年的“蜜月”期。在伊昭公路南段夏特草原上,有一座北朝南微微呈半月形的土墩冢,下面安睡着大汉公主刘细君。细君公主温婉贤淑,十七岁嫁乌孙王,深得乌孙王敬重,而她二十二岁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封藏在这座香冢之下,背倚天山,面朝夏塔河,悲也默默、喜也默默。

我曾经站在特克斯八卦城上远眺乌孙山,心里满满的好奇与憧憬,一旦真正深入乌孙山腹地,即被伊昭公路的奇险和谷地绮丽的风光所震撼。因为险峻,伊昭公路只允许七客以下小客车通行,这条张骞凿空西域的古丝路,进入乌孙山后,犹如交响乐旋律由舒缓冲向激越,旋即跃上高潮。越野车像甲壳虫般在峭崖间盘旋,一会儿冲上山巅,一会儿沉入

如此说来,蒺藜也并不算没用。人类的自私肯定是相通的,总喜欢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判定其他物种的好坏。凡是对自己没用的东西,都是不好的。

蒺藜

□低眉

草木物语

蒺藜趴在地面上,瓜一样蔓延生长,茎上布满绒毛,夏开黄花,九月结实。它的果实形状不一,有呈球状,也有呈不规则五角形。关键是有它的果实不仅遍布短毛和瘤,还布满针尖匕首一样的刺。这就好玩极了,我顶喜欢恶作剧。拿一个蒺藜果藏起来去刺刺同我很好的人,应该没事。

蒺藜在屈原那里,就是一种著名的恶草,被用来比喻小人。他说什么“薺藜施以盈室兮,判独离而不服”,这个薺,就是我现在想说的蒺藜。又说什么“蒺藜蔓乎东厢”,意思就是说,像东厢这种“官室所言,礼乐所在”的地方,本来应该长出嘉木,现在却蔓出了蒺藜,真是礼乐已失啊。读到此处,我要为蒺藜鸣不平。可真倒霉,因为有利,就被归为恶草,这一点我不赞成。有刺就说明是坏人吗。很多坏人把自己伪装得比兰花还漂亮。

我吃过蒺藜。我去看医生,中药给我开了十几味。其中有一味,就叫白蒺藜。查了一下医书,白蒺藜就是蒺藜,它还有一个生闷气的名字,屈人。

如此说来,蒺藜也并不算没用。人类的自私肯定是相通的,总喜欢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判定其他物种的好坏。凡是对自己没用的东西,都是不好的。蒺藜在《诗经》里也多次出现,均身背

谷地,而奇妙的是,四周起伏跌宕的高山草甸上,一丛从雪岭云杉,一团团鲜丽野花,还有几十万亩明亮耀眼的油菜花,一起往视野里涌,令人目不暇接。此时,无论你手持相机还是手机,拍下的张张都是大片,大自然在此间的倾情设置,让所有人都成摄影大师!

白石峰是伊昭公路最著名的景点,说它最著名,一乃从海拔1100米的低山丘陵,一下子攀升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中山地带,坐车的人被盘旋而上的山路和陡峭的悬崖深涧晃悠得头昏眼花,留下惊恐记忆;二乃它是环顾高山牧场的最佳 viewpoints,白云悠然,牛羊点点,一览无遗,令人赞叹。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官刺激,难以忘却。白石峰下风很大,很冷。过往旅客都会停下来,或攀上峰顶眺望美景,或在烧烤摊前撸两串烤羊肉、钻进哈萨克牧民毡房里喝一碗奶茶。而我们,受不了这么大这么冷的风,胡乱拍了几张照片便匆匆下山。

伊昭公路以夏特牧场为界,再往南就是夏特古道,夏特古道又称夏塔大峡谷。夏特古道是丝绸之路北线“弓月道”上最为险峻高危的隘道,曾经是沟通天山南北的捷径,现在已废弃,成为一条徒步探险线路,每年只偶尔有少数天山腹地的牧民,驱赶牲口穿过古道,到水草肥美的北疆做点小生意。不过,在古代,夏特古道是中原通往西域三十六国的重要通道,仅听听与之相关的三个人名,你就知道它在历史上的地位:张骞“凿空之旅”选择从这里去联络匈奴后方诸国;刘细君公主沿着这条道远嫁乌孙王;唐太宗御弟玄奘和尚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南到达葱岭。其后,有好多位诗人在穿行夏特古道后,写下惊悚后怕的诗句。

夏塔大峡谷景区游客中心在夏塔乡,自备车辆停在景区外,统一乘区间车到夏塔温泉,如果你想去亲近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称为“凌山”的木扎尔特雪峰,可先骑马或坐摩托车再选择步行,

而且必须太阳还没露脸就出发,太阳下山才回返。

而我,只能站在夏塔河畔,充满敬意地远眺皑皑雪山,憧憬着有朝一日踏上徒步穿越的探险之旅,体验征服夏特古道上雪峰、冰川、悬崖、丛林的喜悦。

夏特古道是风景如画的百里画廊,它不是用来走的,它是用来看的,人生一定要来一回! 请看:夏塔河翻滚着乳白色浪花,时缓时急地从天山上奔流而下,峡谷像一条笔直的甬道,一直延伸到冰山脚下,夏塔河两岸重峦叠嶂山峰壁立,仿如刀劈斧斫。七月盛夏,峡谷里凉如深秋,谷底铺满鲜花,黄的、白的、红的、紫的,偶有早獭从土洞里探出半个圆滚滚的身子,滴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们,当哈萨克小伙子骑着昭苏天马呼啸而过时,早獭脖子一缩,“嗖”地不见了。我想,当年细君公主在此停车驻足,回望关山,残阳下衣袂飘飘的身影,似三月里断线的风筝,蹒跚而行的足迹,是在延伸还是在缩短思念家乡的距离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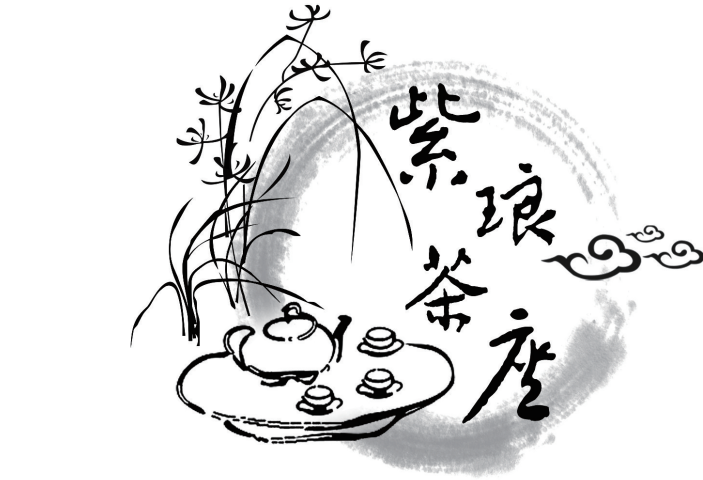
顺着夏特古道一直往南,只要有勇气,有体力,有户外探险经验,可以到达南疆温宿县。此刻,木扎尔特冰川就在不远处,我只是呆呆地眺望它。唐僧玄奘对木扎尔特雪峰曾有记载:“山谷积雪,春夏合冻,虽时消泮,寻复结冰。经途险阻,寒风惨烈,多暴龙,难凌犯。”他告诫行人在这里不能穿红褐色衣服,不能携带葫芦,更不能大声呼唤,否则,马上会暴风骤起,飞沙走石,遇者丧命。这样一条终年积雪,多阻且险的小路,却是唐代之前连接南疆和北疆的“快速通道”。清乾隆年间,清政府作出重大决定,重开夏特古道,并派120户“护路工”负责整凿道路。清政府从南疆调遣农民、工匠、官员约2万人以及大批物资援建刚刚设置道府伊犁,大多通过夏特古道完成。这是伊犁移民史上一次壮举。

如今,夏塔大峡谷内散落着自乌孙、西突厥至有清一代的历史遗址,它们昭示,夏特古道是一条贯通古今的隧道,它不仅仅是一条路,更是一份情思,维系着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张望。

学家们心目中宣姜应当去死的第一次转折。绯闻满天飞,《墙有茨》《新台》《君子偕老》《二子乘舟》,狗仔诗人们创造力惊人,拜他们所赐,宣姜长年被挂在热搜榜第一,成为卫国娱乐圈扛鼎的人物。宣姜没有去死。作为一只白天鹅,她选择和吃到天鹅肉的癞蛤蟆一起活下来。并且和这只癞蛤蟆生下两只小癞蛤蟆。癞蛤蟆一叫做寿,癞蛤蟆二叫做朔。过程不必详述,一番折腾下来,伋也死了,寿也死了,卫宣公也死了。朔登位,成了历史上的卫惠公。这是道学家们心目中宣姜应当去死的第二次人生转折。

宣姜依然没有去死。她选择装傻,选择继续活下去。她人生的第三次转折很快就要到来。四年之后,卫国贵族拥立旧太子伋的弟弟黔牟做了国君。卫惠公吓得跑到齐国躲了起来。宣姜作为卫国两次改变的红颜祸水,落在卫国贵族的手里,求死不能。可怜的宣姜,迎来了一生中最高光的该死时刻。她被迫不得不嫁给已故太子伋的同母弟弟,昭伯。身份好尴尬,既是太子伋的前未婚妻,又是卫宣公的未亡人,还是卫宣公儿子昭伯的老婆。苍天啊,大地啊。宣姜应该是抵抗的吧,昭伯应该也是想要顾全大哥和老爹的脸面的吧。宣姜的名声可真响啊,她连续上热搜,上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,结个婚,就连《左传》都来为她背书。《左传》说:“不可,强之”。

时间进化到两千五百多年之后的今天。时代不同了,蒺藜好像也不常见了。那些有刺的植物,有刺的人,有刺的歌,都堪堪比不上诗经那个年代。宣姜美眉,请安息。



女人们本能地相信年轻就能拥有更多,而时间只会夺取我们的所有之物,这是毫无道理的。

不想老去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候,我们总比一些人年长,同时又比一些人年轻。我偶尔会听到身边某人向我炫耀自己比我年轻,纤细,白净,转头又能听到有人对着我念叨:你总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老去,骨架变大,身材走形,总有一天的。这两种声音喜剧般地在我生活中交汇,荒谬得宛如谎言,可这的确是我的真实遭遇。

小时候的我,可能比以上种种还要荒谬。青春初期,成长的喜悦渐渐从童年期的混沌中冒出头的阶段,我在某天突然感受到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是多么美好:无忧无虑的生活,充满可能性的未来,柔软结实、可塑性极强的身体,一切的快乐都源于时间的恩赐,年轻就是宝藏。反观上了年纪的人,尤其是女性——主要是女性,她们不美丽,不快乐,思虑重重,被框死在人生轨道上,失去一切可能性,即使拥有快乐,也是一眼望得到底快乐,实在可怕。于是我有感而发,写下了这样的QQ签名:花在盛时败,人在年少死,最是恰到好处! 然后,我被我妈狠狠骂到一顿。那条签名只来得及存在数个小时。

那时候的恐惧,和我身边的那些

有一年,别人家的紫茉莉已经开得差不多,我家那棵因为种得晚,长得晚,花开得也晚,但后来毕竟也开了。

花晚开,有晚开的好处

□江徐

坐看苍苔

住所附近有一座天主教堂,从大门进去是个大院落,院落东南角有一小块花圃,四四方方,春秋四季,花色各异。

每次经过,我都要拐进去。从未见到过种花人,却已赏过那里春天的虞美人 and 鸢尾,秋天的各色菊花、冬天的水仙和蜡梅。都说光阴如梭,却又飞逝得不知不觉。

这两天经过那里,花圃中除了常年都开着的月季,主角已经换成紫茉莉。大大小小三四丛,勾起一段幼年回忆。

幼年辰光,忘了从何处采来的种子,在窗下刨个小坑,将种子埋入,浇些水,之后无需再管。它很快会发芽,像婴儿那样一天一个样地生长。

每到黄昏,紫茉莉就开花。那股香气,该怎么形容呢? 它们在檐下开着,我站在很远的路边都能闻到。

那时误喊它夜来香,若干年后才知道这种花其实是叫紫茉莉。大概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真名,却心生困惑——明明不是紫色,又为何被命名为“紫”茉莉呢? 倒是“夜来香”三个字,符合它夜晚开花、香气四溢的特性。

假若我要说出一种与童年记忆具有密切联系的花草,那便是紫茉莉。这种花实在好养,对环境不挑肥拣瘦,繁殖能力特别强。正因为这点品格,有段时日,瞧着它们没心没肺一个劲儿疯长的花儿叶儿,心里不免发愁,生怕自己养花为患,越养越多,最终占满整个场地,以至于无法收拾,那可如何是好?

小时候的杞人忧天叫杞人忧天,长大后的杞人忧天叫庸人自扰。

后来就没种过紫茉莉了。

记忆之中,每年夏天总会在庭院、荒郊或者某条街道拐角口与它遇上那么几回。大概不曾背井离乡,又或者它是那种想遇见总能遇见的寻常花草,所以年年遇见,年年不以为意。说不上为什么,今年对它格外有感情。

声音实际指向了同一种焦虑:对老去的焦虑。没有人能轻易接受老去,不分性别。对“老”的焦虑源于对神秘的死亡本能恐惧,只不过女人们的焦虑,要更多上一层。

这多出来的一层是什么呢? 是对女性魅力,吸引力衰减的担忧,是生产、育儿等等对时间和精力负面影响,社会资源的分配,事业发展天花板……各人各不相同。上了年纪的女人恐吓年轻的人,年轻的人鄙夷上年纪的人,这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恐吓与自我恐吓。女人们本能地相信年轻就能拥有更多,而时间只会夺取我们的所有之物,这是毫无道理的。这是受到了谁的愚弄,以至于不相信时间的力量,不相信成长的价值?

不纤细,不白净,又如何? 骨架变大,身材走形,又何妨? 总有比这更有价值的东西,它藏在时间背后,心灵深处,需要潜入海底才能发现。然而我们自己漂浮在海面上,或是被迫停留在浅海,只能看到海面上一点点的浮光,便以为深海里没有宝藏。

我现在不再畏惧老去,倒不是因为潜入了“深海”,而是看到也有人以美丽的神采老去,欣然宽慰。我依然停留在海面,尽力地窥探深海。希望有一日能冲破束缚,对更年轻的女孩子说:你将快乐地成长,老去,怀抱着时间赐予你的无尽宝藏,欢欣鼓舞地踏过人生每一级阶梯,奔向死亡。

时光悠悠,一去经年。生活中很多困惑也不再成为困惑,紫茉莉也好,白茉莉也罢,反正都是它。“地雷花”这个名字倒是取得顾名思义——紫茉莉的种子,真像一颗颗地雷。

我把紫茉莉以及它的“地雷”发到朋友圈,激起很多人与之相关的童年回忆。也才知道,原来并非我一人将它认作夜来香,也知道了同一种花,有些地方,小女孩用它涂指甲,所以叫胭脂红,或者指甲花;有人在小时候外婆告诉他,这叫洗澡花;有人记得小时候四点多放学它正开花,所以叫四点钟花;有人叫它五点半花;有人因为它太阳下山就开花,所以叫老爷儿末;有人不知为什么,当地老人叫它懒婆娘花……

世事就如花名,看似没有道理,想也不需要什么道理,因为不管姓甚名谁,它总那么花开花落,总那么岁岁年年花相似。

张爱玲在一篇散文中有说,给人取名字也算一次小型创作。其实给花取名同样如此,想象力、灵感张力乃至生活习惯与情趣,可从那两三个字的排列组合中窥得一斑。

语冰叔在紫茉莉的图片下留言:想种了几年,今年终于种了,只是发育有点晚,还没开花。

这句话,又一下子勾起回忆——有一年,别人家的紫茉莉已经开得差不多,我家那棵因为种得晚,长得晚,花开得也晚,但后来毕竟也开了。

宋孝宗淳熙六年,不惑之年仍然壮志未酬的辛弃疾再一次被排挤改官。这次,他由湖北调至湖南。临行前,同事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,为他践行。

正值暮春,经过几番雨打风吹,山野落红无数。凄迷景致牵起哀思,诗人抚今追昔,感慨满怀,写下一阕《摸鱼儿·暮春》。辛弃疾一上来就写道:更能消、几番风雨,匆匆春又归去。惜春常怕花开早,何况落红无数。

春且住!

而每一个春天,古往今来的每一春,世人对春乃至对四季光阴的心情,大概都如苏东坡那一句,“年年欲惜春,春去不容惜”。

所以,我这样回复语冰叔:晚开也好,晚谢。惜春常怕花开早,何况落红无数。